

彭

城

集

五



彭 城 集

(五)

劉 放 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彭城集
五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劉

啟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印書館

大

彭城集卷三十二

記

直講題名記

自三代以上。教學之官爲重。其在周。師氏保氏是也。漢世以四科辟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此三公之任。師賓之材也。其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溫故而知新。可以爲明。正己而物正。可以爲修。蓋所謂德選者。至於文能案章。勇足決斷。非不切且重矣。任爲御史。三輔縣令。非不劇且要矣。然而三輔得及之焉。其重輕先後。豈虛言而已哉。夫治起滄就事以趣辦。由武夫崛起。文吏一切莫不言材計功者。當是時也。人謂學校無所用。及夫治世隆平。旣庶而富。武斷無所施其謀。強固無所售其力。在上者方使百姓興行。幼學孝弟。耄期稱述。修其胸中之誠。以應事物。俯不作于人。仰不愧于天。然後知教學之爲達材成德也。是故學官之重輕。繫世法之上下。非強有所左右也。賤生於無所用。貴由於不可得已爾。宋有天下。百有餘年。庠序之教。遍於四海。乃京師太學之盛。近古未有。朝廷發號施令。名臣建議興事。未嘗不以爲先。由是觀之。其爲太平至治。不其然乎。唐制博士三科。上爲尙書。其次出爲部刺史。其下不通政事者。悉以補

諸侯王師傅。是故公卿之選。由博士升者最多。自建隆末。學官之至相府侍從者。蓋嘗班班焉。惜其未嘗記錄。無以詔後。問於耆舊老人。得某甲已下若干人。故爲作記刻石。具列名氏。遷徙歲月。不知者蓋闕。俾來者得嗣而志之焉。

羣牧司題名記代韓龍圖作

國馬之政。周以校人中大夫。漢以太僕中二千石掌之。則國朝羣牧使之任也。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以給齋道田戎之役。周之制也。約漢京師有六廐五監。邊郡則三十六苑。以盛武事。漢之制也。侈大本朝。監於前古。國馬之政。由舊。至於熙寧。大新制度。綜覈名實。以監牧之在郡縣者。寒暑暴露。不能致息。而惜其土田之良。寧以與民。於是盡斥賣其地。聚其賦以市馬。而以芻秣度支移之三司。馬不復在牧。餽秣以時。蕃庶維嘉。益輸金帛以與西戎。市馬之來東者。躡迹銜尾。千萬不絕。費不出於大農。而國馬大備。於是內供郊廟之祀。外儲軍旅之用。義勇保甲之士。當受馬於公者。及近臣之賜予。使車之驅馳。無不給足。昔者魯僖公有明德。詩人頌之。其序曰。務農重穀。牧於坰野。國人宜之。夫馬固武備。雖諸侯不可闕也。而牧馬者或以妨民。及魯侯之善。在不妨民。不妨民。是之謂務農重穀。而遂稱之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其不信乎。魯雖諸侯小邦。而頌詩所褒。尼父有取焉。尼父之所取。則我朝之所用。夫聖人之治。四方風動。何遠之有。故國馬之數。兼於周漢。而宜民之善存焉。駟之詩曰。思無邪。思馬斯才。夫以區區之魯。諸侯之事。必當思焉。無邪而馬斯才。況以天下之大。法駕之奉。居其官者。豈易爲之哉。某年某以某官領羣牧使事。適

當更制立法之始。思之無邪。豈敢自謂能庶幾於古人。惟前日之在官者。戰戰兢兢。猶吾志也。於是刻石作題名。而著其語於敍端。漢書公卿表。太僕名氏歷歷可攷。今之題名。猶班氏之志。於以備史官之採。可以無遺。自某年始。從某人以下。凡得若干人。來者可繼而書也。

開封府南司判官題名記

舊京府皆置少尹二員。及他官領尹事。則少尹更爲判官。與推官二員。通掌府事。四員者。名品雖小殊。無分職也。國家太平日久。生齒增息。京師至三百萬家。盜賊獄訟。文移簿籍。十倍於初。故府官力有不暇給矣。治平三年。始詔增置判官一員。領使院事。民間謂之南司。自是府事始分。盜賊獄訟。北官主之。南司惟文移簿籍是察。於是事舉無留。而官得休息暇逸云。好事者或侈大文書之多。猥云日一更筆。其實不然。其最盛時。在朝晡以二辰決之。無遺。然來事源源不絕。迨昏黑而後止。彊敏者有餘。不及者不足。理之常也。初置官。孫坦領之。至熙寧十年。凡若干員。某得承諸賢之後。因錄以爲題名記。并敍其端。來者得嗣而書之。於是某視事歲。適暮月日無餘。實元豐元年九月四日也。

曹州修城記

曹與鄭滑。故皆爲輔郡。今二州地入於王畿。維曹自若。夫曹。固古之成國也。故振鐸文王之昭。定陶濟陰。二漢帝子之封。以至於今。董三軍之衆。建牙揭節。爲東藩首。而親賢領之。其亦重矣哉。古之制禮者。貴其稱是。故諸侯臺門。門阿城雉之數。皆有常制。所以爲威重不踰。國家承平歲久。天下之民。日服禮義。白首

之老不見兵革。自邊圉城守之固。或外戶而不爲修。曹之壁壘隳頓。不如古制。亦何怪焉。雖然是亦長民者之過也。易不云乎。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以爲可得已而不爲者。不智者也。以爲不可得已而直重勞惜費而不爲者。不仁者也。百姓之議如是。其可不畏哉。於是命工板築而更新之。營室之中立裁庀事。其而告工休。凡周九里有畸。其高二十尺。其厚上殺下什七度以尋焉。益爲四門。門皆有亭。旣成。擇令名名之。夫古者作器能名。以爲德音之音。四方之賓至者。將以觀政焉。宜乎其名之必可言也。可無愼哉。自曹西行二百里。則至上都。間無異州郡。上都東北門亦曰曹。故名西門曰陪京。亭曰承流。見風化之所先被也。詩曰。蒼兮蔚兮。南山朝隲。今南山雖庫。實曹之舊。蒼蔚雖微。足以澤物。故名南門曰隲雲。自南門行百里。則至商丘。衛風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故名亭曰跂望。河水東過定陶而爲汎。謂之汎者。欲其汎愛之道。不可不廣。故名東門曰廣汎。古稱陶爲天下之中。陶多富人。故名亭曰旣富。自曹東北三百里。則至岱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非泰山吾誰仰止乎。故名北門曰岱陽。朝日之所自出。故名亭曰賓日。昔衛文公之城楚丘。豈得其時制。詩人歌之。大雅亦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春秋築城。皆書於經。重興事。先民務也。記新城之役。蓋春秋風雅之旨云。於是書之。

河南府密縣新作縣學記

密。古侯國也。在周天子時爲王圻。惟洛陽處四方之中。天地溫仁之氣。始乎東南。肅殺之氣。肇於西北。氤氳磅礴。起而相接。至於地中而大和會。故四序節於是。風雨時於是。降而在人。其溫仁肅栗。蓋均有焉。以

學則達。以從事則明。是其履中氣而不偏者也。先王之所以建都。豈特取其道里遠近均哉。亦因人之易化而政易行也。密於洛陽爲近。在周時賢君聞人固多。事久不傳。去周三百年。而卓公始治之。勞心愛人。教化興行。百姓至不忍欺焉。由卓公至今。千餘歲矣。其上遂無善政可述。其鄉遂無聞人可稱。豈天地之中氣更於前乎。抑化之者失其術耶。七年。友人楊君始爲此邑。楊君儒者。好古而甚詳。故其從政。知所先後。既至。則平辨曲直。誅其無良。而拯其無告。豪猾大姦。始畏威而知有刑罰焉。曰。此足以制獷民矣。所以惠善民者未也。革簿書。均貧富。籍丁口田畝桑柘廬舍馬牛民人之數。一毫不以任吏。上有賦役。視其財力而等差之。百姓始得其職。兼井者不獨逸。鰥寡者有以自活。曰。此足以惠善民矣。所以興秀民則未也。於是始爲學。因仲尼之廟而權輿焉。財不出於府。而木石塼甃之費備。農不失其時。而樸斲塗墍之役饒。其顯敞足以行禮。其儉素足以爲法。益求經籍。增置廩米。迎明師而居之。身爲執經。以先諸生。於是里人舉欣欣然慕從。夫縣令南面而治。有人君之道焉。其於化民風下。足以移易。又況因天地之中。先王之教素著乎。孔子曰。三年學。不至于穀。不易得也。縣令雖亟遷。固嘗三年淹此。楊君之去。吾見密人之學而成德者多矣。邑多賢者。則百姓興行。忠信相與。於以繼卓公不忍欺之政。不其然乎。故爲作記刻石。以示來者。以風鄰鄙。以識密政之可法。以知吾言之信也。

汝州推官廳記

天下之命官。鮮有以賓稱者。凡賓者。主所與敵體而亢禮者也。是故酒醴幣帛之養。莫厚于賓。進退周旋。

升降之禮莫隆于賓。諮諏聽受。議論可否。莫嚴于賓。道合則從。不合則去。莫逸于賓。天子無客禮。以先代二王之後爲賓。諸侯以其國相賓。卿大夫士以位相賓。至於鄉黨宴射。以其賢者老者爲賓。賓之貴通於天下。若夫百官官府之治。有正有貳。有參有師。有旅。上之所以待下。下之所以奉上。督責行焉。攷察用焉。是無預于賓者。獨州郡從事。位下祿薄。無列於朝。顧其稱曰賓職。何哉。凡州郡之治。非兵戎。則盡農事。獄訟簡書也。縣治民於內。將治戎於外。獄訟簡書。則諸曹分治之。而從事居於其間。出入風議。周爰咨詢。無所適主。無所不察。將順其美。拯救其惡。是誠有賓客之道焉。謂之賓職也。固宜。雖然。朝廷之命。稱甚詳。既予其名。則不可無其實。名實之間。士大夫之所當辨也。將由夫守道好禮之君子乎。則端直其身。深謀而遠慮。使其語言必見信。居處必見嚴。其主又能優游敦尚之。如是則兩得之矣。將由夫好利冒進之小人乎。則將倍力爲巧。侵取百吏之治。以爲己勞。其語言不信。其居處益溥。其主又且迫切督促之。如是則兩失之矣。是故爲賓職者。不可不察也。皇祐四年。予爲汝州從事。始事衛尉卿林公。其後資政殿學士吳公。又尙書郎王公。又太常少卿張公。郡小無事。四公皆賢。予固優游。竊幸于賓焉。自昔官府皆有題名記。書其所嘗爲吏者。郡獨無有。求於簿書。歲久漫不可省。他日尙書屯田員外郎張君景伯過汝。君亦嘗爲州從事。爲予言之。自張至。予凡若干人。予取以爲記。而載其說。張君恬厚信士也。其爲從事。蓋良賓客矣。故自張君始。

楚辭曰。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自詩人比興。皆以芳章嘉卉。爲君子美德。無與玩者。猶易井渫不食云爾。海陵郡城西偏多喬木。大者六七尋。雜花桃李山櫻丁香椒棣數十種。萱菊薜荔莎蘆芭蕉叢植。穠生負城地尤良。朱氏居之。益種修竹梅杏山茶橙梨異方奇卉。往往而在。清池滌洄。多葭蓮蘋藻。於是築室城隅。下臨衆卉。名曰玩芳。於是乎喬木森聳。百歲之積也。衆卉行列。十歲之植也。雜英粉粲。終歲之力也。俄而索之。不易得也。天施地生。非爲己設也。能者取翫焉。能主客也。惠而不費。莫相德也。非易所歎渫而不食爲心惻也。於是刻石亭右。以記歲月云。

兗州美章園記

魯泰山二郡國。四千石所治。今合爲兗州都督。東方大府也。自昔典城剖符。皆達官鉅人。吾問于耆舊老人。其遺風餘烈。蓋罕傳焉。獨府舍園池亭榭。得二三公之遺事。李丞相鑿池爲濟川。擷芳亭。孔中丞名嶽雲亭。傅侍郎新柏悅堂。李右司作蒙觀綠野三亭。凡此遊觀。皆爽塏而高明。邃深。至今以爲美。用是觀之。惟諸公曩昔之治。其亦若此。固多愜于人心者矣。夫教令。因民而設施者也。賓僚。與時而聚集者也。方其時。以爲善。旣過。則泯默寂寥。然古人有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況此數十年之久。其能勿忘乎。自予從宦四方。閱州郡園圃。如此府者。蓋鮮。而無令名以顯之。亦可惜也。座客聞吾言而請之。爲其多喬木焉。因目之曰美章。夫珍章嘉卉。所以逞顏色。娛心意者。可一日而具也。今此長林美蔭。高十尋。大連抱。非千百年之積。不能至此。以謂有老成畜德君子之風。資以定名。不亦宜乎。乃命除道南出。闢大門。揭榜。

書之。既又刻石，廣其說以示後曰：凡塗墍梁棟，梓匠之所可勉也。戒勿墮廢而已。良幹豐本，受命於天，非人力所能及。戒勿翦伐之爾。北望岱宗，南眺鄒嶧，巖嶸蒼翠，洩雲興雨。天下之壯觀，能者面之，明耳目，就空曠，以達其胸中之氣，不能者面之，亦何墮廢翦伐之虞乎。

象山縣西谷記

在五季之世，州郡兵事爲重，吏以武猛威暴，能取民者處右。是故縣令養民之任益輕，所用多非其人。人之相嘲，每靳愧者，皆以縣令爲諺。及宋興，始以廷臣行縣事，於是大縣劇邑，稍得良吏矣。然僻陋窮遠之鄉，尙略如舊。方此之時，象山絕處海上，官無令尉，獨主簿爲治其重者，一切爲簡易，吏民酒食相通。繇是士大夫莫不以爲諺云：慶歷初，詔書益重縣邑之選，使州郡以令舉才而用之。象山亦增置令一員，自爾至今，且三十歲，所更九人。象山今遂有善政，見紀于民，遂有聞人見用于朝。夫民無近遠，莫不可以興治，而爲吏者安可以不審擇如此。吾又以見太平之世，其治詳而賢者衆多也。舊說徐福爲秦皇帝以千童子求神僊，道海過此，古事未必盡信。今其民魚鹽粳稻，歲時自足，不待求於外，外亦阻海水，雖求莫致也。爲之長者，能毋擾而安之。此豈老子所謂至老死不相往來者耶。縣令長樂林君旦次中，以文學爲政，邑民宜之。令嘗大病，民有割股肉以療者。令之所以重見愛于人，其亦不擾使之然乎。昔仲由居蒲，子賤治單父，夫子入其四境，見其成效而後稱之。惜象山遐遠，士大夫莫之往，令之善不盡傳也。然吾聞令通西沙港，以道利涉海者，板築縣城而正社稷夫子位，堂宇壘埒，皆應古典。旣可謂之知所務矣。脩治西谷，益

植花卉因其老木脩竹。築爲亭榭。以眺望滄海而相蓬萊。非其有餘力而暇及此哉。雖吾未嘗往。而令之善固已信矣。於是爲作記刻之。而谷中自林君以前。令有顧方者。始有治迹。踰年而死。民哭之哀。祠之。又任永德治石礪。以禦海潮。卽某濬河蓄水。以待旱歲。民皆賴之。皆林君告我者。吾因以著之。且以見林君樂道人之善焉耳。

寄老庵記

勞而求休。久客而願歸。人情所同也。惟賢者知所休。知所歸。嗟負擔之勤。肩頰足繭。其色焦然。有益以十鈞之重。貪受而不避。去家越鄉。漂搖異域。衰老疾病。將復夸爲胡粵之游。則人皆笑之。古今之士。縻于爵祿之重任。騁于功利之修途。力竭矣。愈多益而不辭。歲宴矣。方馳騖而不已。則何以異於是。惟賢者不然。未嘗不量己而受任。未嘗不畏滿而知止。舊史遺文。所稱道者。略可得而見矣。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邴曼容仕不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蓋爲是爾。廣陵孫莘老。以文章經術。顯于朝廷。嘗爲諫官右史。出領大州郡者七八年。甫五十。自以多病。遂有歸休之志。嗚呼賢矣。平日士大夫歸。常患其無所寓止。其志落難合。獨莘老有以素具。又可信其必往也。始時莘老嘗至烏江。浴于野之湯泉而樂之。泉出山中。其源大溫大涼。適平凡三等。至平地爲池。青石八角。道人浮屠師主領辦治。浮屠精舍甚盛。莘老於其旁得勝地。羣峯四合。紫翠萬狀。洩雲鳴禽。娓娓昏旦。登高而望。大江洶涌。千里不極。長松二本。對峙崗上。下有奇石十數。石有窠樽。可以酌飲。莘老歎曰。此地去人不遠。而眺聽曠闊。超脫凡濁。是其爲勝乎。於是薙草築

居以二松爲門。命曰寄老庵。噫。山林泉石之勝。必待賢者而後出。或曰。天爲賢者而設之。大不然。今夫韶夏漢武之作。衆人聽之。或以不知而不愛。或一心以爲有鴻鵠至。將繳而射之。雖近而不聞。故山林泉石之美。未始無有也。惟知者爲能得之。好之。故獨見之樂之。故安居之。幸老名庵曰寄老。吾又有以知其志也矣。凡居地上者。莫非寄也。知此則吾所攀戀。固無往而不逍遙。嗚呼。寄老于軒冕富貴之間者。危殆傾穢之患。日至。寄老於山林泉石。而人莫與之爭。可謂知所寄矣。不亦仁且智哉。

太原府資聖禪院記

惟元聖以神武撥亂。出民塗炭之域。所乘者時也。惟大雄以慈悲衍法。濟民生死之海。所會者因也。夫治道陵遲。彝倫斃敗。方隅幅裂。聲教否隔。運極數還。迺復壹統。故西伯崇壘。再駕而後服。武王牧野。一戎而大定。聖人不能先時而亟其欲焉。四生異稟。五蘊殊感。空性迷沒。邪法肆行。德非宿殖。莫聆真諦。故舍衛吃食。肇沈一音。毗耶問疾。乃至不二。如來不能無因而唱其端焉。在昔僞漢竊號。盜有汾晉。資魏氏河山之寶。倚并州兵馬之盛。曰實夏隸。斬亢劉宗。及衆正龔行。小腆負固。藝祖無勦民之念。神宗收卒伐之功。而後氛祲清蕩。書軌無外。遷商餘民。用誥多士。本堯舊俗。謂之唐風。自是里閭逸居。田畝昏作。中外一體。遐邇禔福。世歷三紀。重熙累洽。邑具五民。旣富而教。明則禮樂。幽有鬼神。習豆籩而率職者。必惟新於後生。衽金革而強死者。或未悔於前日。益茲象教。用照大迷。上以儲二后之冥祐。下以副兆姓之洪願。蓋資聖禪院。是始權輿焉。然則元聖建功。循斯教於休命。大雄妙覺。繇信向於方來。乘時會因。不其然乎。故知

弁冕端委。莫匪帝力。塔廟莊嚴。則爲佛土。於是中外虛心。毗庶就義。崇茲勝果。底於日新。詔發祕藏。申錫舍利。旣而肇建茲廟。儀形天表。軒臺靈威。懍懍如在。帝梵極樂。疊疊現前。嘗試揚摧。以告比丘。惟此晉國。始封叔虞。疆以戎索。啓之夏政。孰若清淨寂滅。至於無爭。闕鞞密鼓。分器之薄。孰若示現靈蹟。持以堅固。九宗五正。域民之陋。孰若四衆招提。十方無礙。而況有先王之別廟。實曰都城。稱使者而侍祠。付之官守。兼是數者。其亦盛哉。自禪院初建。勅選名行僧二十八。以充供養。歲度學者。并錫命服。暨舍利之降。始創鴈塔。劫火變壞。更置寶閣。及太宗神御落成。輪奐蜎蟻。金碧照爛。中人營辦。冠蓋相望。爰田上腴之賜。蜀其國征邸舍。屢紬之布。厚厥緡算。上恩賚予。至於再三。歲計會最。始盈千萬。其餘則元臣巨公。競加外護。里豪居士。樂輸檀施。於是高閣大廈。長廊邃宇。經行禪誦。香積宴座。各有攸處。矩模斐然。鱗次翼舒。星陳綦布。始由工度。儼若化城。自天聖初元。至元豐紀號。垂六十載。能事斯畢。總若干間。以殿名者幾所。鐘樓經閣。香壇廳事。凡若干名。於以資薦純佑。弼成鴻化。豈特憂深思遠之俗。益知用禮。權變縱橫之士。舍其業結。抑自實沈曠林。悔懺尋戈之咎。負貳盤石。解脫囚械之苦矣。丞相韓公某。樞軸均逸。開封作牧。分閩秉鉞。威懾殊俗。惠孚小民。禮賢下士。常若不及。博古求舊。未之或遺。僧正檀江。總特淨衆。綿歷歲月。緣化積累之勤。經營卜築之盛。不愆於素。率與有勞。求刻珉石。以垂不朽。公嘉允其意。樂道人善。以愚有志鉛槧。見命刊述。某晚聞道要。無所折衷。能讀書史。豈曰多學。爲之歌唐。竊季子見微之妙。其若有佛。愧靈運先成之知。辭不獲免。因直書云爾。

重修廬州蜀山廟記

昔先王合祀山川之神。神能興出雲氣。以致雨。則祀之。言泰山之尊。亦曰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是故神靈之動民者。莫如時雨。百姓之歸依於神者。莫如旱禱。夫惟民神之相與。非有眞宰者主之。其孰能應而不貳。蜀山廟載於祀典。景德二年。太守相國陳公始新治之。去後五十三年。今太守趙公。復修舊而侈大之。前太守所以新廟者。旱禱而應也。今太守所以新廟者。爲致雨而報也。用是推之。茲山之神靈動民。其前無始。其後無卒。其於廟祀。不亦宜乎。然茲山之高。不逾里。大不盈百頃。四平無附。以蜀爲稱。而自舒肥之民。方數百里。咸奔走望祀之。固天地鍾粹。神靈之區。不在大而威靈著焉。百川之交也。而濟爲四瀆。列星之多也。而觜昂序於西陸。事猶此矣。趙公字某。以嘉祐元年至郡。明年某月去郡。治民事神。恭順不懈。前後凡三禱。歲以有年。新作廟若干楹。餘合舊修之。

彭城集卷三十三

論

重黎絕地天通論

形而上者謂之天。形而下者謂之地。天者陽之積也。地者陰之積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鬼神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精之至也。故屬天。人物者。言而爲聲。行而爲事。形之至也。故屬地。周書曰。重黎絕地天通。重者治神之官也。黎者治民之官也。民神易治。則幽明不相亂。清濁不相惑。是謂天地不相通矣。然則神何以亂民。曰。鬼神之情微矣。茫洋乎其不可以智通也。恍惚乎其不可以類求也。故古者惟事神爲難。謂其必無邪。天之垂日星。地之列山川。宗廟之居祖考。皆物也。謂之必有邪。光景不見于民。嗜好不通于人。必有責之。殆不信矣。故聖人之事神。處于有無之間。致其不可知也。然後民信之。示其不可黷也。然後民畏之。及世之亂民。于是以有責于神。所以亂民也。然則民何以亂神。曰。民者冥也。欲利而避害。情所同也。福者利之大者也。禍者害之極者也。禍福者。鬼神之所爲也。民棄常而好異。含明而事幽。祀非祭之鬼。祈無妄之福。則民亂于神矣。然則爲其治者奈何。曰。祭祀以其時。兆位以其常。尊卑以其等。如此則神治矣。業

有常守事有常法教有常俗如此則民治矣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三年而禘五年而祫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山川日月風雨江海皆有其日祭也祭天圓丘祭地方澤兆五帝於四郊山川丘陵各因其方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常也德盛者祭廣德薄者祭卑天子祀天諸侯祭土大夫三廟士二廟無田者不祭犧牲衣服鼎俎籩豆各從其命數等也三者明則祀有常典而神不亂矣士農工商四者謂之業士者爲學農者爲耕工者治器商通有無此之謂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禮此之謂俗三者明則人不妄求而民不亂矣故重黎之絕地天通者由此道也

好善優於天下論

賢能技藝人之美材也足以出衆矣未可以治衆也夫賢而自矜能而自用技藝而自得若是則雖有美材足以自孤危而已矣譬猶高山峭岸之無輔也其頽必矣是故莫若好善之美夫好善者賢雖不及人能雖不及衆然而見一善行則悅然服聞一善言則怡然樂有過焉樂人之規己有疑焉不恥於問人若是則賢者將告之以道能者將告之以事夫天下之道天下之事不可勝究也計人之所知不若以其所不知者衆然而雖不能必有告之者是舉無失道廢事也君以此待其臣則百官之善莫有遺矣臣以此待其下則衆人之善莫有棄矣是故閭里有善可問而知也匹夫有善可官而使也又況在左右親戚乎天下雖大不難治矣又況有國家者乎夫治天下者不出於得人心人之有善莫不願人之已知苟能好善則有善者見知而悅矣不肖者慕善而隨矣天下之心一旦歸之矣故曰好善優於天下此之謂也雖